



木槿 花开

刘月
Liu Yue
著

每一个人
都有一份刻骨的爱情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木槿 花开

刘月
Liu Yue
著

*Everyone
has a serious love.*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槿花开 / 刘月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8. 7
ISBN 978-7-5596-2065-1

I. ①木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6437号

木槿花开

作 者: 刘 月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出版策划: 王 铭
责任编辑: 李 红 徐 樟
特约监制: 黎 靖
策划编辑: 章淦钊 李晨照
封面设计: 杨祎妹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封面绘图: lcy菜园子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I P 运营: 覃诗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2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065-1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刘月

Liu Yue

96 年吃货妹子，瑜伽爱好者，从事金融工作，现居南方，擅长写各类风格的文章，在很多公众号发表过作品。最大的愿望就是手持面包追着梦想跑，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受现实羁绊，做最纯粹、最真实的自己。




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出版策划：王 铭
责任编辑：李 红 徐 樟
特约监制：黎 靖
策划编辑：章淦钊 李晨照
封面设计：杨伟妹
版式设计：朱明月
封面绘图：lcy 菜园子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I P 运营：覃诗斯
投稿邮箱：tougao@cooldu.com



目录

木 槿 花 开

第一章

惊梦 / 001

第二章

困兽 / 015

第三章

相遇 / 033

第四章

繁花 / 047

第五章

变幻 / 066

第六章

背负 / 085

第七章

阜城 / 106

第八章

瘟疫 / 127

第九章

余生 / 145

第十章

崭新 / 163

第十一章

崩塌 / 182

第十二章

最初 / 202

第十三章

末声 / 220

第十四章

暖阳 / 235



第一章

惊 梦 >>

1

凌悠然双手推开那扇布满铁锈的门，微弱的灯光指引着她向前，她赤脚蹚过冰凉的河水，水越来越深，最终淹没她的喉咙、鼻子、眼睛，她紧闭着双眼，再次睁开眼时却站在了大地之上。前方穿着白色衬衣的少年站在那里，雾蒙蒙的世界里看不清他的模样，她向前走了几步，想伸手去触碰他，一抓却是一团散雾。等她再反应过来时，少年站在她的身后单手环抱着她的肩，她站在原地不敢动弹，双眼望着前方的黑暗，不敢向后去看他的模样，他的呼吸落在她的脖颈后侧，使她全身的汗毛都竖立着。

他的另一只手突然用力地掐着她的脖子，力度大得令她快要窒息，冰冷的声音在她脑后响起：“我恨你，我恨你。”这三个字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直至声音消失，少年也消失在这个空间里，她向前奔跑，前方一片黑暗，地上像铺满了荆棘一般，刺得她双脚生疼。

“啊！不要！”凌悠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起来，这么大的动作表示她确实吓得不轻，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额头上细小的汗珠流向脸颊，尽管手机屏幕上显示是凌晨三点，但她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这七年里，这个梦境总是出现在她脑海中。

她双手用力地按压着太阳穴，迫使自己去回忆，却始终记不起来梦里的白衣少年是谁，更不明白七年前她丢失的到底是什么。

第二天醒来，她仿佛依旧还能在眼前看到梦境中的一切，直到窗外的一缕晨光彻底驱散了那片迷蒙的幻影。

她走出房间时，母亲罗玉芬正在厨房里准备早餐，父亲凌泽正坐在餐桌旁看今天的晨报。家里养的猫咪苏米正磨蹭着她的小腿，她顺势弯下腰，一把抱起它搂在怀里向餐桌走去。

“爸，早上好。”她声音有些虚弱，昨晚的梦把她吓得不轻。

凌泽抬头看见了女儿淡妆下没有隐藏住的黑眼圈，他惊问：“悠然，你这昨晚干什么去了？瞧你这黑眼圈。”

凌悠然顺手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照了照自己的脸，打了厚厚一层素颜霜还是没有遮住熊猫似的黑眼圈。

“爸，我昨晚追剧去了。”凌悠然理直气壮，毕竟是超级IP《来自星星的他》，不追简直没天理。

“丫头，咱得早点儿睡，小心熬成黄脸婆，没人要。”凌泽这句话让正在做早餐的孩子她妈紧了紧手里的平底锅，他还在自顾自得意地笑，不知道危险正在降临。

罗玉芬一筷子敲在他头上：“胡说什么呢？我家悠然怎么会嫁不出去。”

“哎，老婆你轻点儿嘛！”凌泽告饶，罗玉芬才罢手，“谁让你说我宝贝女儿的，活该你疼！”

凌悠然低头笑着，苏米在她的怀里蹭了蹭，喵喵叫了几声，她将盘里的培根切成小块，喂给它吃，右手摸着它光滑的毛发：“贪吃的苏米。”

“哪有你贪吃啊，你啊，两岁的时候就会挑自己爱吃的了。”罗玉芬忽然发现自己失言，很快便闭了嘴给这爷俩收拾早餐。

凌悠然的过去，就是一个禁忌，夫妻俩谁都不能提起。凌悠然抬头发现父亲突然皱起了眉头，闷头吃早餐一言不发。脸色显得有些沉重，没有了刚才开玩笑时的模样，原本笑得很开心的母亲也同父亲一般脸色。

罗玉芬推了推凌泽的手臂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，硬挤出脸上的笑，将剥好的鸡蛋放进女儿碗里：“悠然，快点儿吃！别上班迟到了。”他尽量显得轻松，但浮夸的演技根本逃不过凌悠然的眼睛，只不过，凌悠然选择配合父亲，假装没看出来。

苏米用它粗糙的舌尖舔了舔她的脸颊，像是在安慰她一样。

吃完早餐，她换上衣服，提包准备推门上班时，母亲拉住了她的右手说：“悠然，你忘记喝这个了。”

她接过母亲手中的玻璃杯，仰头咕噜咕噜将带着药色的液体一口喝掉。将杯子搁在鞋柜上，然后招招手说：“妈，我上班去了！”

母亲微微点头。

母亲没有一次忘记提醒她喝这个，三天喝一次，母亲口中的“维生素”一喝便是七年之久。

只要服用了“维生素”，她便不会梦见那个白衣少年，这个“维生素”似乎可以让她对七年前的事情越来越淡忘。

有时候，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记忆像是被人抹掉了。

她用力甩头，让这狗血的想法从脑海中散去。

凌泽看着那淡黄的药水，轻声说：“我真害怕这样对她会有副作用。”

“阿泽，不会伤害到悠然的，只是她梦里偶尔会出现一些景象，醒

了以后，她就不记得了。”罗玉芬安慰着凌泽，七年前，她为了让女儿忘记那些痛苦不堪的记忆，选择将女儿的记忆催眠。

世界上有许多冷门职业，而罗玉芬的职业便是其中一种——记忆催眠师。这是一个听起来既神秘又奇幻的职业。记忆催眠师，可以将人的记忆催眠，不过，催眠师的能力并不是万能的，只有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想要将记忆从自己脑海中抹去时，记忆催眠师才能将其催眠。

许多内心痛苦失望的人都会来找记忆催眠师，他们渴望留住美好的记忆，或者忘记一切，重新开始。记忆催眠师可以解救这些深陷泥潭的人。

罗玉芬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她会替自己的女儿催眠记忆。

凌悠然那十五年的生活，是不堪的，是痛苦的。所以她没有告知凌悠然，毅然将她的记忆催眠，而凌悠然的内心深处也想忘掉那些令她害怕、痛苦的记忆。

她十五年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刻，便是那个如光一般，出现在她世界里的少年。

她十五年记忆里最黑暗的时刻，同样是那个如光一般，出现在她世界里的少年。

在罗玉芬和凌泽看来，七年前的人生一点儿都不适合他们的悠然。每次想到凌悠然那些年经历的种种，他们的内心满是愧疚，他们要救赎凌悠然，不惜一切代价。

2

周一的清晨地铁里拥挤不堪，凌悠然挤在人群中拿着手机刷微信，工作群里有一条未读信息——“八点五十准时会议室开会，迟到者免此

月全勤。”

凌悠然开始懊悔吃早餐的时候装优雅，如果狼吞虎咽的话，或许能节省不少时间。还有苏米，以后还是让它自生自灭比较好一点儿……

她用最大的力气挤到人群前，做好冲刺的准备。地铁门一开，她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一路狂奔，震得她脚踝生疼。

一路狂跑的后果是，凌悠然的齐刘海被吹成了“八”字刘海，幸运的是她在最后一分钟顺利打卡。

她拿出包里的记录本放在桌面上，对着旁边的人龇牙一笑：“师傅，早上好。”

路鸣半眯着眼睛望着跑得一脸汗的凌悠然，起身抽出会议桌上的纸巾递给她：“看吧！你又踩点了，是不是？”

凌悠然“嘿嘿”笑着接过纸巾：“干吗把‘又’字说得那么重嘛，也就一个星期五次而已啦。”

听见那双熟悉的高跟鞋“噌噌”地从自己身后走过，她立马挺直腰背，直到那人坐到了主位上，她才松了口气。

老板一款不对称的优雅中分齐肩短发，露出的额头凸显着简约大方，性感的红唇完美地让气场全开，温和又不失霸气的声音：“大家早上好。”

“李总，早上好！”四五十号人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很洪亮，老板满意地点头微笑。

凌悠然的老总，名叫李琳，今年三十二岁，她在二十八岁那年创建了森林工作室，这四年里，森林工作室在行业里树立了极好的口碑。工作室的摄影师都是国内外知名摄影师，也有不少摄影师是她亲自培养出来的。

整个行业对她的评价很高，“设计女王”“灵魂摄影师”“杰出青

年企业家”“创业英雄”等都是贴在她身上的标签，她不仅是工作室的老板，本身还是一名创意艺术的摄影师，曾连续两年获得国际创意摄影的冠军，是很多大牌明星指定合作的对象，拿下过不少知名杂志社的通告。

有人说李琳嫁给了一个外商，有一个六岁的儿子，又有人说她的孩子是领养的，至今未嫁人。她的生活，神秘而传奇，为人也冷漠孤傲，不喜欢和下面员工过多地打交道。

“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我们这次拿到了浅米杂志的合作，模特是星娱力捧的一线女星。这一次的拍摄对我们工作室来说非常重要。”李琳刚说完会议室就沸腾了，浅米是一家全球顶级时尚杂志社，可以说是时尚界的领头羊。它每发行一期杂志都能在时尚界掀起一股流行热潮。对于摄影师来说，浅米无疑是殿堂级的平台，如果在上面留下自己的作品和名字，那无疑是实力和身份的象征。

所有摄影师都坐不住了。

“但是，”转折点一出，所有摄影师都竖起了耳朵，尽量不漏掉接下来的每一个字，因为，后面的话将是角逐这一名额的关键点，“浅米给出的主题是——灵魂的光影。公司将会通过内部竞赛，选出最有实力的摄影师，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，凭实力争取。”

会议结束后，凌悠然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痴痴笑个不停，脑子里都是凌悠然大获全胜，所有人顶礼膜拜的宏大场景。然后天天用尺子敲路鸣的头，告诫他摄影得脚踏实地，认真钻研。

凌悠然的幻想最终以一把尺子打在头上告终，眼前正是她的师傅路鸣。

“老板付你工资是让你来这傻笑的？摄影得脚踏实地，认真钻研！”

凌悠然赶紧埋头工作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手术室内，主治医生穿着蓝色无菌服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深邃的眼睛。他微皱着眉头，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手中的手术刀，在护士完成麻醉过程后，他用手术刀切开跳动的胸膛开始手术。

病人年纪四十七，手术室外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正等待着他，这次的心脏搭桥手术风险极高。病人多处器官都处于亚健康状态，根本不能用体外循环进行搭桥。为了确保病人术后不会出现其他并发症，主治医生大胆采用高难度的不停跳心脏搭桥手术，这种技术，就是临床多年的老医生都不一定拿捏得准，但一旦成功，将极大降低病人术后出现器官衰竭的风险。

整个手术室的医护人员都绷着神经，主治医师一有汗水从额角渗出，一旁的助理立马将他的汗水擦掉。在最后关头，主治医生发出冲锋号角：“大家集中注意力，全力以赴。”

主治医生的指令，让所有人都精神一振，整个团队的合作本就非常默契，现在更是仿佛合为一人。

随着主治医生完成缝合，手术室内所有医护人员大呼一口气，他们成功了。主治医生对着所有人点头，笑容藏在口罩后面。这是他第一次自主刀如此高难度的手术，为此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，一直在做准备工作，而现在的结果，告诉他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“辛苦大家了。”他隔着口罩发出声音，拍了拍助手的肩，松弛自己紧绷的神经。

手术室的灯灭了，病人被推了出去，主治医生随后走了出来，向坐在长椅上焦急等待的母子三人走去。他摘下口罩，露出明朗帅气的五官：“手术很成功，只是病人身体太过虚弱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”

病人的老婆舒心一笑，拉着两个孩子低头向医生鞠躬：“黎医生，真的太感谢您了，谢谢，谢谢。”

一旁的男孩上前抓住医生的手：“谢谢您救了我爸爸，我也想当医生，想和您一样救人，黎医生，我可以的吧！”

他弯腰摸摸男孩的头，认真地说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要相信自己。”

话音刚落，护士助理小跑过来，指了指他办公室的方向：“黎医生，您未婚妻在办公室等您很久了。”

他点点头，走进办公室，推开门，发现凌悠然趴在办公桌上正在熟睡。他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已经晚上八点了。

他取过椅子上的外套，小心翼翼地盖在她身上，还是将她惊醒了。凌悠然迷糊地揉了揉双眼，拉过他的手臂靠着：“黎浅南，生日快乐。”

“那生日礼物呢？”

凌悠然起身，双手摆成花状托在下巴处，眨着双眼：“就是我呀，我呀！”

黎浅南：“哦，让我试用一下生日礼物，看看是不是好用。”

“讨厌，今天手术很辛苦吧！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

他微微点头，脱下工作服，套上外套，右手牵着她的手，左手帮她提着包，两人走出办公室。

几个小护士交头接耳，其中一个望着黎浅南和凌悠然的背影，羡慕地说：“好羡慕黎医生的未婚妻啊！黎医生这么年轻就是心脏外科主治医生了，而且人长得又帅，家里又有钱。”

“就是啊，好想做黎医生的女朋友啊！哪怕当一天也好。”

出了医院，凌悠然才敢抬起头，刚才那两个护士在背后私语的声音她是听见了的。这么优秀的黎浅南得有多少人喜欢啊！

“你说，你们医院得有多少小护士喜欢你啊！那一双双眼睛一直死盯着你。”凌悠然说着说着又低着头，黎浅南走在前面，一转身，她直接撞进了他的怀里，他顺手抱着她：“我只喜欢你。”

他说完便转身向前走去，她跟在后面小跑着：“不对，黎浅南，你说错了，我要听的是另外三个字。”

黎浅南咧嘴一笑，就是不回应她的话，她一直抓着他的手臂来回摇晃，要他说那三个字，他就是不肯说，任凭她黏着自己。

医院往前七百多米就是商业区了，两人挑了家正宗湘菜馆。凌悠然喜辣，还喜欢喝点儿小米酒，她最喜欢自酿的米酒，后劲强，小酌一两杯就晕乎乎了，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

黎浅南将青花瓷瓶中的米酒倒了一杯放在凌悠然面前：“这家的米酒是自制的，后劲很足，喝一杯就行了。”

“酒虽好，不贪杯。”凌悠然调皮地眨着圆溜溜的眼睛，端起手中的米酒在鼻前晃动，家酿的酒果然是香，她忍不住立马抿上一口，“嗯，好酒。”

他见她细细品酒的模样，便想起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她刚从保温箱里抱出来，小小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

那时他五岁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人儿，他轻轻地抚摩着她牛奶般的脸颊，她望着他哈哈大笑着，小手胡乱地抓着他的手，对他一点儿都不认生。她一岁的时候，他陪着她学走路，快两岁的时候，他陪着她学说话，她稚嫩的口音只会喊着：“锅锅，锅锅。”他一直在旁边矫正她，要叫“南哥哥”。她两岁多的时候，发音很不标准，老是追在他屁股后面叫：“蓝锅锅，蓝锅锅。”自那次事故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听过这三个

字了。

凌悠然两岁多的时候，凌泽正是分局中队队长，原本那天带着凌悠然去她奶奶家的。凌泽突然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，通知他马上执行附近的一个抓捕任务，他便开车连同凌悠然一起带了过去。他将两岁多的凌悠然锁在车内，反复叮嘱，一定要乖乖等他回来。临走前，他怕女儿会在封闭的车内太难受，将后座车窗摇了一小半下来，给她透气。

抓捕任务顺利完成，在警员配合下成功捕获嫌疑人，缴获几百克的冰毒。等凌泽再回到停车的地方时，凌悠然已经不在车内的了。

自那以后，凌悠然淡出了黎浅南的生活，整整十五年。

再次看见凌悠然的时候，她如同一个木偶娃娃般，没有任何记忆，生活如同一张白纸，让他很是心疼。

她见到他的时候，便对他笑，她告诉他，他是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外第一个认识的人。

凌泽和罗玉芬告诉他，找到悠然的时候，她生了一场大病，失去了记忆，人的精神也不好，需要慢慢恢复。他也不曾怀疑过，他开始陪着凌悠然熟悉生活中的一切，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，熟悉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。

凌悠然右手在黎浅南的眼前来回晃动：“想什么呢，这么认真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他摇了摇头，将她爱吃的春花卷夹进她的碗里，“悠然，后天我要去美国参加一场关于先天性心脏病的研讨会。”

“去多久啊？”她吃到一半的春花卷塞满了整张嘴，说话时模糊不清。

“半个月，很快的。”黎浅南说着，又笑道，“你看你，吃得满嘴都是，快擦擦。”

凌悠然一手拿着春花卷，一手端着果汁，晃动着双手的食物：“你